

萬松老人請益錄

卷下

C40
4514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經
家書置蘇州紫雲山
鐵微室其屋中永
為煨者不設許出院內
常山二世鐵牛機鐘誌



B 64853

請益錄卷下目錄

文殊出定

雪峯古鏡

長慶示衆

盤山心佛

金峯分院

曹山出世

雲門無滯

乾峯一二

巖頭辭山

南泉水牯

黃蘗問事

仰山問僧

三聖逢人

聲明玄沙

長沙轉物

灌溪二杓

僧問睦州

南園撫掌

雲門前後

壽聖釣鉤

曹山死猫

大慈識病

雪峯三下

雲巖石室

南泉翫月

古德道場

龍牙烏龜

欽山三關

趙州闍劣

玄沙三病

大慈合伴

僧問石霜

三平見聞

大隨普賢

玄沙圓相

雪竇砂水

密師把針

陳操勘僧

雪峰淘米

芭蕉好惡

大慈行說

水潦大悟

古德法身

布袋彌勒

趙州揀擇

睦州毛端

南泉至莊

洞山鉢袋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下

後學性一閱

生行道人梓

舉佛前有一女子入定

家富見嬌

佛勅文殊出定

便與推倒

殊乃運神力托上梵天出定不得

何不填坑

佛乃云下方罔明大士能出此定

家菜不甜野菜甜

湏臾罔明至

飢鷹待一呼

勅令出定

再作死馬醫

罔明

彈指三下

費許多氣力作麼

女子便出定

神著自辯

天童

拈云若定若動

野狐窟下

當人變弄

傀儡棚上鴻

毛輕而不輕

不消彈指

太山重而非重

空上

還知

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裏

更有枚在後頭

師舉翠巖芝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萬松

道鸞逢鳳喜蛆見蠅歡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

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萬松祇

管看祇如教意怎生體解萬松道此義文長付

在來日此緣本出諸佛要集經天王如來於欲

色二界中間諸佛集會文殊邀弥勒共往勒辭

不行文殊由起佛見法見貶在二鐵圍山間為

諸菩薩說四意止如來召之還至佛所見女在

定殊意我貶山間女何近佛佛勅文殊出定問

之乃至兩山相擊手托至梵天竟不出定佛言下

方有棄諸陰蓋菩薩能出女定俄棄蓋至彈指

三下女便出定今作罔明諸方久傳罔明本出

思益經亦曰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與罔明菩薩

有問答罔當從系蓋取交光相羅之意故號罔
明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教意謂文殊最初因女
子發菩提心所以不能出他定慧式法師云文
殊師利乃因女人以發初心女子最初因棄諸
陰蓋發菩提心所以棄蓋能出此定圓通善國
師云有說云文殊是大菩薩常在定中了無出
入所以不能出他定罔明是小菩薩於禪定中
猶有出入所以能出他定天童拈處即不然道

若定若動當人變美行船盡在把梢人上杆不
由攬弄者所以鴻毛輕而不輕太山重而非重
天童鼻孔且放過萬松鼻孔為什麼却在諸人
手裏復云牢收取

舉雪峰與三聖行次見一隊猢猻

早景不列

猞這猢猻各各背一面古鏡

猞恐分不

聖云

切無名何以彰為古鏡

正好

留題峰云瑕生也

致得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瓜菜不
著鹽

峰云老僧住持事繁慣得其便天童古

當時若見雪峰道則令不少但近前云

啜與你唱諾且道何故如此測上爭之不足先

讓之有餘告和者賄賞

師云青州佛覺兩派既行佛日提一枝臨濟禪
託迹聖安分寮入室一日自過鼓上堂抑揚雲
門臨濟宗風平分半眾不辭而去佛覺恬不介
意雪峰住一千五百人三聖託迹禪林屢用衲

僧巴鼻加諸雪峰峰但以海涵天覆上賓待之

萬古典刑增人畏仰一日聖與峰山行見一隊

猢猻大宗師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為佛事道

這猢猻各各背一面古鏡背當作佩璆者應知

萬松常愛佛鑑磊落開廓出言個儻道十字街

頭小乞兒腰間帶箇風流袋八十婆婆齊下拜

三聖用服手櫛了道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

雪峰嘗饒伊今日放不過道瑕生也萬松道可

知禮也雪峰當時道各背一面古鏡三聖神
鋒穎利何不道瑕生也所謂當斷不斷返招其
亂但搜他空去聲處道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
正是捉住老鼠打破油甕却被雪峰道瑕生也
三聖每用向上關候子點勘雪峰峰大方之家
直饒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祗道箇老僧住
持事繁爛泥裏有刺天童見輸機者勝欺敵者
亡意令三聖奪雪峰機倒行此令故云當時若

見雪峰道瑕生也但近前云喏喏勝默和尚喚
作叉手罵丈母亦號啼哭樣奉天童恐人作勝
負得失會道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後來泰鉄騎
禪者切忌干戈相待

舉長慶示衆云淨潔打疊了

却拋一堆糞

近前就

我索

便重不輕

驀脊與你一棒

也知和尚不恠慈悲

有這

一棒到你

却要則迴

你須具大慚愧

和尚面皮厚多

少若無這一棒

奉和尚

到你

較得

你向甚麼處會

打云

你會我

天堂拈云死口喫常住飯

裏急後展上東司

脚卧長連床

縮脚也由你

求箇知慚愧者難得

松

從來不

識慙愧還知長慶棒落地處麼

打云在這裏

雷開

蟄戶電燒尾

縱然栽種得

引出崢嶸頭角來

不是棟梁

材

師云本分宗師以本分接人看他長慶示衆道
淨潔打疊了近前就我索這僧不本分煩惱皆
因強出頭長慶不本分是非祇為頻開口更道

鷲脊與你一棒這僧若喫苦不甘這棒合長慶
自喫他更道有這一棒到你你須具大慚愧祇
解照入微細處不知脚下黑濛濛又道若無這
一棒到你各自著現定更道你向什麼處會要
會作麼雖然如是不得草草不見天童道死口
喫常住飯展脚卧長連床求箇知慚愧者難得
黃龍南上堂云今日五月一仲夏改旦諸知事
首座大眾道體安樂一夜長連床上展脚縮脚

不由別人天明起来胡餅酸醢橫咬豎咬飽即
便休當恁麼時不是古不是今不思善不思惡
鬼神不能尋其迹萬法不能為其侶地不能載
天不能蓋然則如此須是眼裏有睛皮下有血
眼若無睛何異瞎漢皮下無血何異死人三十
年後不得錯怪黃龍下座看他長慶天童與老
黃龍鼎足之勢舉本分事為人就中長慶傷鋒
犯手所以天童道還知長慶棒落處麼天童尚

恐凍蟻水魚不識擡頭舉足時節道雷開蟄戶
電燒尾引出崢嶸頭角來師打嚏噴云吉利佛

舉盤山垂語云若言即心即佛

著甚死急

今時未

入玄微

爭大梅把得定

若言非心非佛

惑亂人家男女有甚

了亦是指蹤極則

將為是咬依狗

天童拈云有錢不

解使

濁富多憂

解使却無錢

清貧常樂

且道作麼生得

十成去

將上不足匹下有餘

娶他年少婦

秋樹生葉

須是

白頭兒

冬瓜夏放花

師云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初泰馬祖差充街坊
因肉案頭喪車後悟道馬祖印之無盡燈贊曰
肉案聞香孝口得味道足學足滔滔無滯一日
上堂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
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
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
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
形如猿捉月天童略之曰若言即心即佛今時

未入玄微萬松道有心有佛豈非今時事慚愧
南泉主位解云古殿苔生不意盤山也論今時
劫外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山居二十年馬祖
令僧問曰和尚見馬大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
梅曰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此住僧曰
大師近日佛法又別梅曰作麼別僧曰近日又
道非心非佛梅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
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

祖祖告大衆曰梅子熟也天童雙舉二段恐人中偏枯之疾道有錢不解使解使却無錢今時路頭不得全体故云有錢不解使非心非佛有缺神用故云解使却無錢欲得十成去除是三冬向火六月賣冰所以道娶他年少婦湏是白頭兒調和琴瑟一句作麼生長翁短婆婆婆互厮折磨

舉金峰

示衆云事存函盖合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理應

箭鋒拄

未發箭前的了也

若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

他住

和尚以桎梏誘人

時有僧出禮拜不妨峰云休

休

放處較危收來太速

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

先光大大

負債

天童拈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恁麼則好與三

十這僧擬乎強取

沒世界那

金峰又却不甘悔不

初還知蚌鷸相持盡落漁人之手

和尚愛若便宜

也辯得函盖箭鋒

却來請乞棒

金峰一院兩手分

付別處

人事

師云撫州金峰從志禪師峰在曹山山問汝作甚麼來峰曰蓋屋來山曰了也未峰曰這邊了也山曰那邊事作麼生峰曰候下功日即白和尚山云如是如是這般說話不失洞上血脉今日公案深有巖頭雪峰作略泰同契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事上存函蓋相合理上應箭鋒相拄函蓋相合線道那分箭鋒相拄毫頭不爽金峰將此嚙齧之

機以爲鉤餌若有人適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位這僧出來禮拜了好道何須彌勒下生方號一生補處教伊收放與奪進退無門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今日更思一頓誰為下手一僧出云某甲下手濟便拈棒度與僧擬接濟便打雪竇拈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金峰纔見禮拜便道休休金峯當時滿口許分半院與豈非相見易得好及

至見僧出來禮拜便道休休豈非共住難為人
將謂折倒這僧殊不知金峰自點檢了也佛果
拈云大小金峯龍頭蛇尾若是蔣山則不然
若有人道得山僧分半院與他住忽有箇出來
禮拜祇向他道上天同歸霄漢入地共返黃泉
萬松道也是懶兒牽伴金峰有頭無尾佛果浪
走忘歸未若天童始終一貫道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這僧見義便為出來禮拜豈非勇夫大慧

果云入山不避虎兇者獵夫之勇也入水不避
蛟龍者漁父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
軍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良久云大膽駕
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萬松道這
一喝大慧之勇也這僧擬乎強取金峰又却不
甘前不送村後不送店二人蚌鶻相持盡落天
童之手有能善用函蓋箭鋒萬松罰伊饋飯一
堂即時出院

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誰申山云曹

山不如曹山

類不齊

僧云出世後如何雲門山云

不如曹山

醜拙

天童拈云佛與曹山天童主

賓互換

不

出直世頭各具一隻眼

方得未有長行而不住

幸有一

長住而不行

何勞不還會麼

方人

出洞豈拘閑鎖意一脚

門外縱橫不涉兩頭機

出不隨應

師云南泉道向空劫以前承當佛未出世會取

萬松道向住劫以後承當佛已出世會取也不

如華嚴經十方諸佛勸不動地菩薩道此諸法

法性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異教中喚作

法爾不窮因無始不窮初曹山不如則自携瓶

去沽村酒不如曹山則却著衫來作主人天童

拈處不礙裂開萬松著語何妨捏聚道佛與曹

山主賓和合出世不出世雙眼圓明終日在途

中不離家舍終日在家舍不離途中還會麼雲

清鑑錄

卷下

七

生洞口還歸洞密密金刀剪不開

舉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已是達得名

身句身道什一切法空這箇山河大地是名

身題目甚亦不可得猶成喚作三昧性海俱

備少他一猶是無風币币之波繁興不出直

得亡知於覺亡他覺即佛性矣亡已喚作無

事人事生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最難喚作無

天童拈云賓主不諧家不二俱有過鄰里各

與二十棒不干天童祇如向上一竅又作麼

生更泰三犀因玩月紋生角水向竹邊象被

雷驚花入牙風從花裏

師云大小雲門學人做處初見睦州機似睦州

中嗣雪峰行雪峰令後見乾峰得乾峰用乾峰

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湏是一一透得

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在雲門上堂渾似乾

峯道觸目無滯此豈非是二種光事楞伽經道

名身與句身及形身差別凡夫愚計著如象溺
深泥雲門道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
地是名身亦不可得無盡燈作山河大地是名
身名亦不可得以名易身理亦無失此恐凡夫
計著故云不可得人多愛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殊不知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故云喚作三昧性
海俱備華嚴宗道法爾本具宗門喚作本來具
足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道性海無風心波自

湧所以道猶是無風而波永嘉道亦不知
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
同於木石故道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有
處無矣字喚作無事人石頭謂藥山曰恁麼則
閑坐也山曰閑坐即為也所以道莫將無事為
無事徃往事從無事生乾峰道更有照用同時
向上一竅在雲門道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向
上一竅權實門中故有多種天童以乾拳三病

二光合雲門內心外境故云賓主不諧二俱有過且道天童向上一竅與乾峰雲門是同是別祇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翻騰

舉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你作麼舉放過一

著落在第二第八也得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

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付在來日峰曰來日不

得普請收天童拈云坐斷十方千差路絕你便

走放明一線萬派朝宗一住二尊宿開拓家

風禍出私門方見衲僧去就為衆還端的麼事不

太平天子寰中旨邊方雖有令汗血將軍塞外心

不是太平年

師云乾峰解作活計雲門却破家散宅一破一

立有因有革所以道道窮即變變即通通即久

乾峰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纔

舉便會落在第二頭擬議不來落七落八雲門

言外知歸道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

乾峰告往知來爾既先鋒我當合後道來日不得普請下座佛印拈云此語衆中商量者甚多會者極少乾峰夢裏合眼跳黃河覺來身在床上雲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來祇在堂中二人打作一團至今分疎不下若人知得落處許你解空第一萬松道權向第三座安排大漁喆云乾峰善唱雲門善拍拍唱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萬松道更諱

不得黃龍晦堂問僧你道從天台來者是甚麼人僧云不會堂云是你祖翁為甚不識僧云望和尚指示堂有一頌云乾峰舉一不舉二雲門擡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遍天地萬松道聞者腦裂雪竇道諸禪德雲門老禪解一手擡不解一手擲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牙爪看萬松道便好掀倒禪床乾峰道不得舉二天童便坐斲千差向乾峰放過一著處便

道朝宗萬派三尊宿一收一放開拓家風天童
內君外臣建立雙照時節忽若遮照不立又作
麼生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

舉巖頭辭德山

聞早覺家解脫

山云子甚麼處去

見行

千里母

頭云暫辭和尚下山去

不道幾時來

山云

子他後作麼生

婆心太切

頭云不忘和尚

恩大難酬

云子憑何有此語

若口出親言

頭云豈不聞智與

師齊減師丰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

當官不讓父

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恨心不捨

天童拈云德

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人

不知過既手到這時

節得恁麼老婆

祇因洩出痛腸不覺舌在口外

雖然是養子

之緣

買栽池館恐無地

爭免得後人檢責

得到子孫能殺人

待伊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拽拄杖驀脊便

打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師云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始叅德山持坐具上

堂瞻視之山見而問曰何為頭咄之山曰老僧

過在什麼處頭曰兩重公案便下叅堂德山潛
念這僧稍似箇行脚人以至後辭德山山云子
什麼處去頭云暫辭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後
作麼生頭云不忘和尚此皆師資分上不異諸
方山再問子憑何有此語頭曰豈不聞智與師
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諸方多道見
與師齊見過於師於理無失王山法祖云獅子
有三種第一起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躅第三影

響不真若起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為種草若
齊肩共躅者滅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真
者狐狂猥勢羊質虎皮天童拈德山尋常棒下
不立佛祖洎乎到這時節得恁麼老婆却道如
是如是善自護持天童道雖然養子之緣爭免
得後人檢責臨濟辭黃蘗蘗問汝欲何往濟曰
非河南則河北蘗便打濟約住復與一掌蘗大
笑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者將至濟

連聲叫云侍者將火來爇曰汝但將取去以後
坐斲天下人舌頭去在天童祇解點檢傳法人
而不知受法人即當更甚當時我是臨濟見道
但將取去以後坐斲天下人舌頭去在但向道
若要坐斲天下人舌頭正合將火來燒却今日
公案恰與一般我當時若見德山道如是如是
善自護持震聲一喝拂袖便行見孫也未見斲
絕

舉南泉垂語云王老師牧一頭水牯牛

與這畜生

作擬向溪東云不免官家苗稼動落今時擬向溪

西去不免官家苗稼靜沉死水爭如隨分納些些

曲為今時總不見得難易分雪裏粉天童拈云

南泉牧牛可謂奇特難辨墨中煤直得一切處關

防不得渠儂得自由為甚麼如此為他左方右圓是他隨

分納些些憂則共感樂則同歡

師云這箇公案諸方大行洞山道露地白牛牧

人懶放南泉却自小牧水牯牛且道他意作麼
生為山懶安初叅百丈問學人欲求識佛何者
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安曰識後如何丈曰
如人騎牛到家安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
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他苗稼安自此息
意安後上堂云安在為山三十年來喫為山飯
屙為山屎不學為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
路入草則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便鞭撻調伏

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
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趣亦不去也撫州石
鞏惠藏禪師一日厨中作務次馬祖見而問曰
作甚麼鞏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鞏曰一回入
草去把鼻拽將來祖曰子真解牧牛萬松嘗問
糠禪背插荆挺何也糠曰遺教經云譬言如牧牛
之人執杖視之勿令縱逸犯人苗稼萬松笑曰
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明言譬喻邪執為實清居

皓昇禪師頌牧牛圖一十二章太白山普明禪
師頌牧牛圖十章佛國惟白禪師頌牧牛圖八
章昇明二師等皆變黑為白唯佛印四章全白
復黑頌曰已白仍迴黑還君自在牛亂山開放
去千古更無憂赫赫當中日騰騰不繫舟超然
凡聖外誰敢向前收此正是南泉隨分納粳粳
處諸師以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為總不見
得唯佛印與南泉以混俗和光隨流得妙為總

不見得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
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牛在萬松道猷著和
尚大瀉詰云雲門止解索牛不解穿他鼻孔拈
起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盡被山
僧拄杖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甚麼處良
久云誣人之罪以全罪科之萬松道首到強如
捉獲雖然南泉水牯牛無鼻孔你作麼生穿是
以天童道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得一切處關

防不得勝默和尚道在一切同一切一切處收
不得又得南泉水牯牛雙角無欄圈且道随分
納婆婆了後如何葛菟莠稗愁耘慶蹄角皮毛
趣讀時

舉黃蘗問百丈鸛鵒語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

示於人殃為研丈獨立据坐觀面蘗云後代兒

孫將何傳授猶嫌丈云將為你是箇人便歸

方丈莫你好話天童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不傷

鋒行滿天下無怨惡不忤眾還他百丈真野黃

蘗不是不知有放憨且要此話大行家還

會百丈歸方丈磨老鼠入林間風葉落合伴

化外水天秋不如獨行

師云筠州黃蘗山鷲峰希運禪師嘗於錐下分
衛吟添鉢聲一姬出棘扉曰太無厭足生蘗曰
汝猶未施返責無厭何也姬笑而掩扉蘗異之
與語多所發蘗將辭姬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

高僧金
卷下
必有旣益藥直造江西而大師已化詣石門禮
塔時大智廬於塔傍藥即禮塔見丈乃問願聞
平昔得力言句丈舉一喝三日耳聾話至一喝
處藥不覺吐舌退後丈知已徹問子以後莫承
嗣馬大師不藥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
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以後喪我兒
孫丈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
授子甚有超師之見又道後代兒孫將何傳授

萬松道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黃蘗屢發此
語可謂老覺情多念子孫可惜百丈有頭無尾
我若見道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却祇以踞坐示
之不然拽拄杖打出兒孫也未到斷絕雖然他
幾曾放過來道將為你是箇人百丈踞坐處諸
方認為默然良久天衣懷云維摩不默不良久
踞坐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生外道天魔
皆斬首藥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百

丈不曾道著一字又不曾拈鎚豎拂天童却道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可謂不萌
枝上解辨春秋黃蘗知而故問百丈轉見分明
還見百丈天童轉側處麼行到水窮處坐着雲
起時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麼處

拾到北間

僧云廬山

公

分

仰山云曾到五老峯麼

深入虎穴

僧云不曾到

前言

何在仰云闍黎不曾遊山

當面諦却

雲門云祇為

慈悲之故

能是善因

有落草之談

而招惡報

天童拈云

雲門雖然識得仰山底裏

且道是甚麼

爭柰祇知

其一貪觀

不知其二忘却

且道仰山意作麼

生

後車改觀

無眼風流慵賣弄

漏逗不少

免人指點好

即君

東床坦腹者豈不是天童

師云仰山小釋迦勘僧雲門僧中王刷欠這僧
實從廬山來五老峰前蹉過仰山肚裏歇破脚
尚道不曾遊山雲門笑他草裏行不覺自身泥

裏走雲門拈道這僧親從廬山來因甚麼却道
闍黎不曾遊山萬松道幾乎忘却瀉山一日問
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
某甲有驗處瀉山云子試舉看仰云祇問他道
諸人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祇向伊道這箇且
置那箇如何瀉云此是向上人牙爪仰山再問
五老峰直是惡手脚這僧若是箇漢祇道某甲
未曾叅堂免教仰山點檢却道我不曾到我是

仰山祇喚侍者點茶來這僧遊山困不然喝出
教伊向後別作生涯却道闍黎不曾遊山因恣
悲故出落草談喚作失錢遭罪天童引兵救援
出露布云無限風流慵賣美免人指點好即君
便見雲門祇見仰山放行不見仰山把定且道
如何是出草之談喫茶去

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

謝子來

出即不為人

可無

祇待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

閑門屋裏坐

出即便為

人

禍從天降

天童拈云墮也墮也

并賸提獲

今日不

是減古人聲光

門裏出身易

且要長後人節緊

身裏

出門難

若是本色漢

家破人亡無可出入

提祖佛印

攝鬼裏

轉鉄牛機

業赴磨戶

把拄杖一時穿却

不如折拄杖

見衲僧手段

吾不如汝

師云三聖興化逢人出不出為人不如人大似

財高語壯倚勢欺人天童以本色衲僧提祖佛

印轉鉄牛機即日貴入舊家富漢不從人得本

自圓成師拈拄杖云還見三聖興化麼復靠却

云直饒具衲僧手段也且向這邊立

舉聲明三藏見閻王

良田千頃不姓薄藝隨身

王請玄沙

驗之

好勝者必遇其敵

沙背後以銅火筋敲鉄火爐

問云是什麼聲

不可喚作銅鉄聲

藏云銅鉄聲

正中其計

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

却是你謾我

天童拈云

理契則神

冬瓜跳門眼

貧子獲衣中之寶

不從人情得

封則物

靈龜拽死蛇

力士失額上之珠

當面

三藏

祇解瞻前不能顧後玄沙不能顧後祇解還知麼

顧觀誣人之罪以罪加之還著於本人

師云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忠國師聲明三藏見玄沙一籌不獲玄沙以銅筋敲鉄爐問是甚麼聲三藏云銅鉄聲雪竇別云莫謾外國人好萬松道眼自爭先得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萬松道籌因打劫羸雪竇別云大王宜加信敬萬松道讚之雙美法燈代三藏云却是和尚謾

大王萬松道多虛不如少實保福問僧殿裏甚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佛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二問僧作甚麼業喫得與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便作躡勢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三問僧汝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忽遇枯涸者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是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四問浴主湯鍋濶多少主云請

師量福便作量勢主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玄沙敲爐是甚聲藏云銅鉄聲雪竇別云和尚莫謾外國人好玄沙却道大王莫受外國人謾法燈代三藏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如保福四謾人皆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若喚作銅鉄聲情封則物聲不是聲理契則神所以三藏玄沙瞻前不能顧後為甚保福見僧道和尚莫謾人好保福道却是你謾我誣

人之罪以罪加之

舉僧問長沙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

去

兩語作

沙云作麼生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去

打成

一片

天童拈云雖然主賓互換

未免天童點檢

要且

泥水不分

尚多謝和

忽然振轉鼻孔

一事無

恁麼

不恁麼恁不得

不妨

又合作麼生

山河不離大地自己

不是

如今王令稍嚴

不犯

不許人攙行奪市

必合

依行

師云湖南長沙招賢大師上堂云我常向汝諸
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
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光未發時尚
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萬松嘗
道混沌未分時還有天地人不父母未生時還
有已身不心念未起時還有迷悟凡聖不這偈
尚問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一大藏教
祇說箇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摩訶法師云會萬物

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楞嚴經道若能轉物即
同如來白雲端頌云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
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所以天童道不許人攬行奪市此轉物話泰解
教乘者亦皆知有而飽衲衲袖手却不得受用所
以長沙却與倒過道如何轉得自己歸山河大
地去天童已曾道撒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石
頭和尚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佛日竟於此大

悟道頭上拈却一座太行山相似諸人還曾恁
麼一迴麼萬松昔年恭勝默教看此話半載全
無入由勝默曰我祇願汝遲會後來一日打破
漆桶歡喜數日寢而不寐勝默更將玄沙點靈
雲未徹處教看祇這歡喜地猶成法愛所以道
忘他尚易忘已最難岑大虫南泉之子趙州之
兄大手作家名不虛得這僧問如何轉得山河
大地歸自己去沙云如何轉自己歸山河大地

去僧曰不會沙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
足四隣其僧無語師有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
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天童祇將長
沙拈轉這僧話頭處直捷示人道雖然主賓互
換要且泥水不分天童用四賓主批判這話將
四料揀顛拈倒用轉見分明天童末後人境俱
奪要與長沙光未發時相見道如今王令稍嚴
不許人攬行奪市一狀解與萬松萬松先斬後

奏

舉灌溪垂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

不丈夫漢索人

殘我在末山處得一杓

正是老婆禪

又云十方無

壁落

推倒界牆賊厮見

四面亦無門

無你出身處

露裸裸

不曾蓋覆赤灑灑

不掛寸絲沒可把

放下

天童拈云灌

溪恁麼說話且道是臨濟處得底

賊証

末山

處得底

帶累別人雖然一箭雙鵰

恩歸有地

柰有時走

殺

一馬鞍兩鞍

有時坐殺

至今起不得

且作麼生得恰

好去

待計較成舉似和尚

捏聚放開都在我

不干萬事拈

來拋去更由誰

除是天童

師云鄂州灌溪志開禪師初叅臨濟濟擱住良

久溪曰領也濟托開曰且放你一頓溪住後乃

示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後

到末山先自約曰相當則住不然則推倒禪床

既入堂內山聞新到至令侍者問上座游山來為

佛法來溪曰為佛法來山乃陞座溪上叅不禮

言
拜山問今日離何處溪曰路口山曰何不蓋却
溪無語末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禮拜起問如
何是末山山曰不露頂溪曰如何是山中主山
云非男女等相溪曰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
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後垂
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我在末山處得一杓
人多道一客不煩二主一女不嫁二夫灌溪不
負初心為法不分男女三年治圃真大丈夫老

龐嫡嗣馬祖蕪稟石頭藥山天皇亦出二師門
下傳燈以藥山天皇首嗣石頭覺範憑碑後列
名勒歸馬祖獨不見龐老灌溪之事乎近代玄
悟王慶壽朗諸師議論亦可息矣看他灌溪臨
終問侍者曰坐化者誰者曰僧伽又立化者誰
者曰僧會溪乃行六三步地垂兩手而逝今士
大夫尚有不信者獨不見鄭夷甫者乎甫吳人
也少年登科嘗遇術者能推人死期令推已命

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殆不可堪久之聞金山弗
印大師談笑間脫去公嘆曰既不得壽得如金
山復何憾哉乃與佛者游因授楞嚴經歲餘忽
有所悟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預
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洒掃園亭及焚
香擇時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其手猶作指畫
之狀本無玄和尚丁亥歲興平府設資戒會坐
亡者三人路行而亡者二人達本行省監壇會

首躬見其事俯伏僧前乞跨身而過此皆宗門
之細故萬松門人吾捨元師從寬臨終問其次
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為如何
隨整襟坐脫湛然居士從源聞之曰且掩俗人
眼耳此與士人聞而不信者相較何啻九牛毛
耶文與可曰我以為韞材人以為口食萬松聊
以為喻天童曰十方無譬落從本來元沒遮攔
四面亦無門祇這裏便是入處又道淨裸裸赤

酒酒直饒寸絲不掛猶有赤骨立在是以道萬
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灌漉先得兩杓後沒可
把外頭赶免屋裏失獐所以天童道有時走殺
有時坐殺巖頭道直須向自己膏襟流出將來
與我蓋天蓋地天童一箭雙鵰道從臨濟得未
山得萬松道與天童從丹霞處得底苦不相爭
天衣懷云威音王佛以前即且置威音以後無
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天童却道捏聚放開都

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且道如何得恰好去靈
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舉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天上州云

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悶時好着天童拈云若

向這裏識得睦州無固必漢釋迦出世解與

達磨西來遭逢光統總是不守分底漢擔着一碩

還識得麼天童本分臂長衫袖短揸苗脚瘦草鞋

寬鑒靈叢

師云睦州尋常辯若懸河及至這僧問著祖意
教意分疎不下僧又問如何是青山州云還我
一滴雨來僧云學人不會請師道州云法華峰
前陣涅槃旬後收天童略之恐涉教意不見西
川座主欲改業遊方至襄州華嚴慶問祖意教
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兩翼主曰將
謂禪門別有奇特元來不出教乘遂迴後聞夾
山盛化遣小師馳問前語夾山曰雕沙無鏤玉

之談結草垂道人之意小師回舉似主主乃讚
嘆遙禮曰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
事萬松道也是承虛接響僧問巴陵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陵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
白雲雪竇拈云問既一般荅亦相似爭柰水乳
不分其中有自利利他謾人自謾若點檢分明
管取解空第一萬松道解用則利他自利不會

則謾人自謾直饒水乳分明點檢將來落七落
八趙州道大宗師湏以本分事接人且道如何
是本分事舜老夫嘗道本自無事從我何求此
謂之本分事釋迦不湏出世達磨何用西來翠
巘真點育嘗罵舜老夫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尚
令人傳語真云舜老夫在洞山悟古鏡因緣如
此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舜聞
之作頌云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爪直儻

侗轍子曲彎彎永和尚亦作頌曰石霜不會禪
洗脚上床眠枕頭撲落地打破常住磚黃龍南
聞舉舜老夫話云老夫耄矣何不有事底令無
事無事底令有事是為淨佛國土成就衆生恁
麼則釋迦湏當出世達磨必索西來所以天童
道揔是不守分底漢何也舜老夫山高海深鶴
長鳬短南禪師續鳬截鶴夷嶽盈壑所以臂長
袖短脚瘦鞋寬且道如何得恰好去萬松從來

不守分

舉南園一日自燒浴

沙彌童行不得氣力僧問和尚何

不使沙彌童行

點即到園撫掌三下到即僧舉

似曹山

正是傳言送語人

山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

三臺須是

就中南園奇怪開市相逢

俱抵一

大家權

字有金烏分晝夜

蓋為承當處不諦莫將石火當天

明僧却問南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

驀見山云是

養耶作證見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

我不敢道山云有

許你大膽僧云如何是向上事

這亡命漢

山咄云這奴兒婢子

急惱都管天童拈云識尊卑

知貴賤南園是作家

手舊

分玉石辯金鎗

曹山不出世

兒孫得力這僧

雖解切蹉琢磨

弄泥團漢也祇向奴兒婢子邊著

到終是賤還知

麼謾天童不得

放曠淋漓兩不傷

憂則共感猶是

夜明簾外客

東宮雖至嫡不面舜堯顏

師云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未受激發於大

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貞元二年遁衡嶽絕頂
人罕恭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漸次繁盛
園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不使沙彌何以自勞園
撫掌三下洞山聞云一等是箇拍手就中西園
奇恠天童作曹山語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就
中南園奇恠俱胝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
圭峰判此有自體用有隨緣應用自體用如鏡
之明隨緣應用如明所現影俱胝將隨緣應用

作自體用萬松室中問僧俱胝豎指意如何僧
乃豎指萬松隨後拶云祇這箇更別有徃徃措
手不辦以圭峰判之少自體用雲巖掃地次道
吾云太區區生爍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
麼則有第二月雲巖舉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
月玄沙云正是第二月此解隨緣應用長慶云
被他倒迴掃帚薦口撼又作麼生此明自體用
非深明洞上臨濟二宗者不可辯也無盡燈僧

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明沙彌邊事曹山云
是僧云如何是向上事曹山云這沙彌天童此
話三處與無盡燈不同一西園為南園洞山聞
云一等是箇拍手就中西園奇怪天童作曹山
語仍多俱胝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一轉
語此二不同也三改沙彌作奴兒婢子仍多兩
轉語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據初問和尚何不使
沙彌童行無盡燈始終有理僧却問南園撫掌

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僧再三問如何是向上
事到這裏縱不犯顏觸諦多分是霧鎖簾垂曹
山稟密旨傳宣道咄這奴兒婢子所以天童道
曹山不出世南園是作家南園有時燒浴帶水
拖泥有時撫掌神歌社舞曹山終日門頭戶底
不忘禁殿重闌所以道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
夜明簾外客還知麼官憑私契約奴見婢慙慙
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吞却三箇四箇

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吐却七箇入箇自云日日

是好日別將為天童拈云屬虎人本命杜撰屬

猴人相衝一任鑽龜打瓦

師云雲門示衆無可做沒去著道十五日以前
即不問圓通善國師巧言令色道是截斷衆流
句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道是隨波逐浪句
日日是好日道是函蓋乾坤句萬松道真雲門
子孫萬松於此著語道蝦跳不出斗僧云已被

佛果占了也萬松道耐古人沒面情預先偷
我一轉語佛果於此更道此語通貫古今從前
至後一時坐斷萬松道放處較危收來太速諸
方見雲門道日日是好日便道動作脩營無罣
碍何勞入市問孫賓爭奈天童道屬虎人本命
屬猴人相衝所以天柱慧道祖師西來大似箇
賣卜漢纔與錐破卦文一切吉凶悔吝皆在汝
分上還見天童文變處麼福無過譽禍不隱情

舉壽聖云月半前用鈎新松恨不長千尺月半後用

錐惡竹須應斬萬竿僧便問正當月半時如何無生云

上有月聖云泥牛踏破澄潭月也不消得天童起

云兩頭得用壽聖作家去則鉤你來則錐你直下忘功

是誰體得放下鉤錐懸崖撒手放行也互換尊賓天聖龍請

神出鬼沒把定也不留朕跡清光應更多還有體得底

未有力太玉女夜拋梭暗通一線織錦於西舍文彩已彰

師云壽聖話頭未詳所出石門聰云十五日以

前諸佛生十五日以後諸佛滅十五日以前諸

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鉤

你十五日以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

我這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即

是用錐即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

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大慧杲曰恢張三

玄三要扶堅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

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以前諸佛本不曾生

十五日以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以前你若
離我這裏我也不用鉤鉤你一任橫擔拄杖繫
梢草鞋十五日以後你若住我這裏我也不用
錘錘你一任拘折拄杖高掛鉢囊且道正當十
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鉤錘徒爾為
今朝十五日正好用鉤錘且作麼生用路逢死
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萬松道大驛神通
不勞心力天台智者舉涅槃經如白月以前種

智將圓黑月以後惑障欲盡是故如來仲春月
半中夜涅槃經中三兩段義頗似衲僧說話蓋
類此也梵語盧舍那此云滿淨謂種智圓滿惑
障清淨種智圓滿鉤在不疑之地惑障清淨今
年錘也無所以人童道兩頭得用壽聖作家拈
惡離已直下忘功是誰體得天童不免放行也
互換尊賓有去有住有鉤有錘把定也不留朕
跡月落潭空無下手處大慧向諸師放行處把

定大家把定處放行終是撞頭磕額賴有末後
句却與天童同恭且道同恭底事作麼生石女
夜裁無縫錦死蛇多出放生籃

舉僧問曹山世間什麼物最貴

黃底金山云白底銀

死猫兒最貴

無人過價打與三百

僧云為什麼死猫兒

最貴

埋在竹地中來年生好笋

山云無人著價

開口天童

拈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

孰誇鋪席人買

子細看

來一文不直

已甚過價

曹山遇賤則貴

臘醋不在釣葫蘆

我這裏遇貴則賤

客旅與賤別有加餓

且道還有相違

處麼

百歲老見物不得城市

師云這則公案以死猫兒為話頭人多疑著此

最穢污無用凶物何為最貴萬松道世尊拈華

俱胝豎指你且道是同是別其僧歡喜禮謝而

去近日人傳寫湛然居士真手拈麈尾請萬松

讚讚曰大悲千臂俱胝一指錯認湛然手中拂

子瞎恁麼看來死猫兒展價水撒去也這僧不

識其實不得其用道死猶兒為其最貴曹山道
祇為無人著價知我者少我則貴矣天童拈云
曹山物貨不入行市圓通善國師聞無為老欲
退北京靈感以尺牘書數轉語曰退席長老無
處安插如解典庫中解牛解函板解幡竿所謂
老兒語但平聽取也所以不入市者五石之瓠
瀼落難用是以天童道子細看來一文不直試
問牙人著價利興化問莊宗略借陛下寶看宗

以兩手展幘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是
以道曹山遇賤則貴丹霞作死猶兒頭最貴天
童無頭字亦可丹霞頌曰腥臊臭穢不堪親動
著輕輕血汚身所以天童道子細看來一文不
直祇如丹霞這兩句是毀辱是讚歎不見道剥
彈底是買底所以丹霞道何是杳無人著價為
伊不是世間珍可謂家無滯貨不富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會答話失口錯祇是

識病

明醫不自療

時有僧出

疣疽蛆生也

慈便歸方丈

勘破

雪竇云雪竇識病不答話

老大大學人做處

有僧出劈脊便打

驚下霹靂散

天童拈云大慈雪

竇二俱作家

開人情敢道甚

要且祇顧目前

防脚下

忘却水深

或有箇不識好惡

許伊具眼

不問東

西底漢

轉見分明

出來便掀倒裨牀

撞著瞎醫十

直饒

你全機大用

教侍者投下

祇恐著手脚不辨

也未

正當恁麼時

天下人患時氣

還有識病底眼麼

虎口裏
下子

師云杭州大慈寰中禪師頂骨圓聳其聲如鐘
嗣百丈大智一日示衆大慈不會答話祇是識
病趙州亦云今夜答話去也還有解問者出來
有僧便出州云拋磚引玉却得箇擊子不見資
福道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
十棒何況過江來這僧見大慈示衆便出茅廣
不道是甚麼時節當時領衆首座問訊便行大

衆隨後而出教大慈老漢至今起不得首座既
將頭不猛負累三軍這僧繞出却被大慈便歸
方丈看首座大衆是何面目法眼道衆中喚作
病在目前不識萬松道瞎玄覺徵云且道大慈
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且道是病不是病若言
是病逐日行住坐卧不可捻是病若言不是病
這僧出來圖箇什麼萬松道要你五瘟使者雪
竇拈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辨箇得失雪竇識病

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萬松道當時這僧
若解接住拄杖雪竇倒退三千雪竇又云諸方
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必別有長處佛果云不
可祇守途轍去雪竇又云敢有一箇動著大唐
天子祇三人萬松道教天童萬松那去焉知來
者不如今也天童拈云大慈雪竇二俱作家未
必心頭似口頭擡時擡上二十八天却道要且
祇顧目前不防脚下萬松道欲道他人先治自

已天童也須自照顧始得又道或有箇不識好惡不問東西底漢出來便掀倒禪床直饒你全機大用也祇恐著手脚不辨萬松道未垂示前他早祇準了也正當恁麼時還有識病底眼麼萬松道天童到此忘前失後豈唯不顧目前亦乃不防脚下而今若有識病底衲僧萬松門下死敢出氣

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

八月十五夜大

有聲聞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

果然如是菩薩亦不少未

審和尚見性如何

非災禍打三下

更有長板後問

囀頭

頑皮癩肉

頭打三掌

血性

雪竇云應病與

藥且打三下

打云險了子

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雪竇朝三千聖僧暮八百

天童拈云雪竇一期趣快

伏手骨梁

徃徃後人作行令會

又爭講得

殊不知雪峰囀頭

是箇無固必漢

為什麼不打兩下不打四下

師云未見性人但識取未見底是甚麼已見性

人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據實而
論悟有淺深法無彼此如夜見月底聲聞分明
自己不了目前愚法聲聞具一隻眼證五分法
身未得功德法身法華判為眇目煙陋無威德
者涅槃經道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是如晝
見日於巖頭雪峰分上猶是眼華雪峰三棒巖
頭三掌若識痛痒日月宮裏把手共行豈不快
哉豈更有見日見月哉怎麼看來這僧發如此

問不唯埋沒自己大似輕視雪峰所以雪竇道
盡令而行合喫多少天童見雪竇道應病與藥
據令而行所以道徃徃後人作行令會天童祇
知雪峰巖頭是無固必漢豈可雪竇是釘椿搖
觸底人還會麼而今晚進欺先覺且染髭鬚湊
後生

舉雲巖院主遊石室回

往來不易

巖云汝去入到

石室裏看為什麼便祇回

恐和尚遲

僧無語

裏

身抽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知之晚囅云

汝更去作什麼直須親到山云不可人情斷

絕去也曲為今時一回始得天童拈云低頭失却針院

拾開眼拾得線洞山地下線無頭而莫度須得院

針無穴以難穿須假雲到這裏鸞膠續絃須

是洞山始得童經過

師云南泉斬猫兩堂首座與衆無語後來趙州
戴草鞋始與南泉相見這僧不副雲囅機須是

洞山始得雲囅與這僧舉話這僧若非洞山代

語幾乎世諦流布且雲囅問院主汝到石室為

甚麼便迴院主無語洞山代語彼中已有人占

了也陸亘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中來彼中還有

身不泉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云和尚不可

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泉云適來恁是大夫分上

事亘道石室中先占了底是甚麼人且道占了

多少時囅云汝更去作什麼萬松道每日往來

勾當正為此人所引洞山道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洞山等開出一轉語理事周圓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洞上源流於今不絕者賴有天童針線耳雲巖窘院主低頭失却針洞山蒼雲巖開眼拾得線雖然洞山若非院主雲巖無以發此機所以道線無頭而莫度針無穴以難穿且道如何是發機處到這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冤有頭債有主且道降冤償債一句作麼生待

到石室裏向你道

舉南泉與趙州語月次

未能免俗

州云幾時得似

這箇去

是箇不是要似作麼

泉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也

曾恁麼來

見時做麼老知蓋

天童拈云二十年前且

置

猶是這箇在

二十年後又作麼生

月落來與你相見

還

知王老師行履處麼

曾遭鬼覷見

屋裏無靈床

即不

潭家不著孝

緣橫無忌諱

師云似鏡常明打破鏡來相見正是月

時日

落采與你相見南泉十八上解作活計所以道
二十年前也曾恁麼來趙州十八上破家散家
得似這箇堪作什麼所以馬祖與西堂百丈南
泉說月三人著語畢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
普願獨超物外所以天童道二十年後王老師
行履處作麼生屋裏無靈牀潭家不著孝且道
王老師與牛頭見四祖後興況如何枯河岸上
斁龍女破炕頭邊畫龜君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

開沙云這一縫也

大小

天下人補不合

天童拈云見成公案

不勞再勘你若

道據款結案

開打

我知你未識玄沙

公門入

牛拽

若有人問長蘆祇向道四稜塌地

不坊穩密

且道識玄沙不識玄沙

是何面目

具眼者辯看

則不識玄沙

師云自忠國師百年後肅宗詔耽源創起無縫
塔帝請塔樣國師當時美影耽源後來說破二

庵主山居上庵主問下庵主曰數日不見當何
所務下曰向庵中造箇無縫塔上曰我亦欲造
一所暫借塔樣看下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
這僧問無縫塔沙道這一縫大小且道點這僧
過荅這僧話保壽問胡釘鉸還釘得虛空麼胡
云請和尚打破某甲釘壽便打胡曰莫錯打某
甲壽曰向後有多口阿師為你點破在胡後問
趙州州曰祇這一縫尚不柰何玄沙道這一縫

大小正與玄沙同叅東坡鎮維陽幕下皆奇豪
一日石塔遣侍者投狀求解院事東坡問長老
何往對欲歸西湖舊廬即令出別候指揮東坡
於是捋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
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
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
無作相住亦隨緣惟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
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

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
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覺範
曰余以為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
觀逸想託之以為此文遂與百世俱傳萬松道
覺範失言也以石塔戒比黃四娘何啻天淵東
坡昔赴文登戒往迓之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
行速不及也戒起曰看這箇是塿浮圖耶坡曰有
縫柰何戒曰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坡首

肯之坡待戒公為方外士子美視黃四娘留連
戲蝶者也因辨於此學者應知且玄沙道這一
縫大小極寬石塔道容螻蟻多少至廣現成公
案今古恒然據款結案一期判斷天童道四稜
塌地何須更識玄沙若論背面相逢具眼者不
如瞎漢

舉古德垂語云終日拈

擇火

且道為誰

不知身

是道場

當局者迷

天童拈云美精魂漢有什麼限

詩經

卷下

三

也不得

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

是誰

不知真

箇道場

傍觀

天童拈云奇怪

休謂

八十翁翁

出場屋

前輩

不是小兒戲

後人

且道利害在

什麼處

料掉沒交涉

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隔絲不

師云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未若人失弓而人得

之古德道身是道場箇體前見鬼無數玄沙道

真箇道場何方徹底承當東坡題東林寺道憶

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此迴不是夢真箇到廬

山南院曾道我已前如在燈影裏行相似光嚴

童子問維摩居士從何處來士曰吾從道場來

子云道場者何所是維摩廣說三十餘句乃至

舉足下足皆是道場湛然居士近於大萬壽寺

設水陸會請萬松小叅舉昔有跨驢人問衆僧

何往僧云道場去人云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

毆之云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

無語人人盡道這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

清益錄

卷下

三

詩鑑錄 卷一
不知却是這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
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
要斷這不平公案更與花判云喫拳沒興漢苑
廣杜禪和早是不尅已那堪錯怪他道場唯有
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護唵薩哩嚩萬松
道推過不是好手天台宗愛用法華一偈佛子
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
天童拈利害示人道有智無智較三十里可謂

楊脩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舉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與我過牙
禪板來

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

石烏龜語也祇
是和尚不道

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騰月火
燒山

林云

坐久成勞

有年
無德

天童拈云一句子仰之彌高

脚跟下
薦取

一句子鑽之彌堅

秦時度
樂鑽

一句子瞻

之在前

終日覓
不得

一句子忽焉在後

有時還
自來

還

辯得麼

有甚
難見

赤心片片知人少

恩多
怨深

覲面堆

諸盜錄

卷下

七

堆觀者稀

人貧智短

師云龍牙叅翠微臨濟皆問祖師西來意二師索禪板蒲團龍牙過與二師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僧後舉前話問二師明得不牙云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意天童頌曰不萌草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著活蛇所以道石鳥龜解語即向汝道雲溪示衆云若道石龜元不語是何木馬却能嘶成都府青城山香林澄遠禪

師事雲門為侍者一十八年門常喚遠侍者遠纔應門曰是甚麼遠凡下語呈見處未契一日忽曰某會也門曰何不向上道來告其所悟門曰吾今後更不復喚汝也遠一日辭雲門門云光含萬象一向速道遠擬議門云更住三年住後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僧問鼎州文殊和尚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殊云坐久成勞

投子青頌曰馳書纔去返忽忽一足垂酬繼後
縱坐久成勞誰委悉紅爐點雪自相通此頌清
源遣石頭馳書上見讓和尚回來與汝鉏斧子
住石頭迴曰去日蒙和尚許鉏斧子便請源垂
一足頭便禮拜文殊道坐久成勞投子頌垂一
足可謂知時別宜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
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畫了未髭云畫
了祇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麼髭云便請頭垂

一足勝點和尚住萬壽時慶壽舜老時充堂司
默令看此公案舜攢眉曰青公佛法吾不敢言
頌古文章才不勝德默曰投子內秀俏措無賽
頌文殊坐久成勞凡兩舉垂足公案頭問髭曰
汝見箇甚麼便禮拜髭曰某甲見處如紅爐上
一點雪相似所以道紅爐點雪自相通蘓東坡
臨大節視死如生而好脩養長生之術有說令
人舌舐懸壺得玉液嚙之號紅爐上一點雪此

與長髭了沒交涉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洞山寶
問慈明達磨九年意旨如何明云空腹高心翌
日寶陞座推為導首矣若識慈明此語香林坐
久成勞思過半矣聖人之德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四句本出魯語二師
之言仰望不及針錐不得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還識天童麼報佛祇憑三寸舌為人不惜兩莖
眉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過山

云放出關中主看

有甚眼相見

良云恁麼則知過

必改

倒退三千

山云更待何時

臨崖一推

良云好箭放

不著所在便出

思多怨深

山云且來關黎

恨心不捨

回首

听人慶分

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且置

已往不咎

試與欽山發箭看

亡身為法

良擬議

莫錯怪人好

七棒

幾乎放過

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雪上加霜

天

童拈云山堆嶽積來

說向飛龍之前

瓦解冰消去在行

駁驚則時人知有

流俗

與我放出關中主看

之後

不入驚且合作麼生

意難逢

有底道當時使

喝咄

當時便掌著然則一期瞻用則得

打云

你眼

要且未是關中主在

你祇還體得麼

明無血

當堂不正坐

排班無

那赴兩頭機

屈拈不倫

流

師云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大慈受業美安容善
譚論常以剪刀星尺針線隨身與衆裁縫雪峰

常以漆桶木杓護布隨身為衆作飯頭爇頭常
以把鑊隨身為衆治蔬圃相與遊方積歲二人
綠契德山欽山獨嗣洞山住後每上堂拄杖橫
膝示衆云有麼有麼若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
乃云羅羅哩哩便下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山云錦地綉香囊風吹滿路香爇頭聞之令僧
向山道傳語十八姊好好事潘郎無盡燈註曰
是師之舊事見別傳萬松昔在衆中見舉欽山

三人至鰲山鎮山遭魔繞皆好事者為之雪峰
於鰲山鎮宿夜坐禪責巘頭睡乃曰今生不著
便所到常為欽山負累所謂負累者一則別嗣
洞山二為德山打我太皦巘頭曰汝向後莫道
我曾見德山來黃口禪和見巘頭點傳與十八
姊又見雪峰道為欽山負累緣在鰲山店一人
傳虛萬人傳實意謂鰲山鎮嘗遭魔繞佛果云
雪峰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向什麼

處尙趙州聞舉謂僧曰汝若迴寄取箇鋤子去
不可便教埋却雪峰去也此類欽山前話隨語
生解大可笑也因辨於此學者應知無盡燈作
鉅良禪客問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歸宗道一
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所謂三關者百丈大陽
普安道皆有三句臨濟玄沙古塔主皆有三玄
等非止堯率悅老黃龍獨有三關也箭後路者
百丈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省會取這僧車載驢

詩五金
馳將許多禪來問被欽山却問關中主是甚麼
人這僧既用不行拈不出納敗云恁麼則知過
必改山下坡不走更與一推云更待何時這僧
棺木裏瞠眼道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猶自不
伏燒埋這公案未得勦絕山未肯放過且來關
黎這僧若是箇漢回頭擘眼云猶不然搭坐具
肩上長行這僧受人處分不識裂帛木便回首
欽山深入虎穴要與這僧傾出心肝相見道一

鏃破三關且置試與欽山發箭看這僧向烈風
迅雷中措手不辦擬祇對他欽山盡令而行便
打七棒萬松道棒猶未折為甚祇打七棒他又
幾曾便休來更道且聽這漢疑三十年極有為
人作略天童拈處解粘去縛忘身為物道放出
關中主看諸方據令而行天童分明拈出還見
麼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

舉趙州與遠侍者鬪劣不鬪勝

廝殺無過州
父子兵

云我似一頭驢

這畜生

者云我似驢

胃休放州

云我似驢糞

爭索外頭光

者云我似糞中蟲

九間

裏不

州云在裏許作甚麼

和尚莫要

者云過

夏墮也

州云把將餅子來

其便

天童拈云高

高標不出

不如

低低望不及

在汝脚

眼自爭

先得

拈轉脚跟

籌因打劫高聯

扳回鼻孔

師云衲僧行履不異常途唯臨死生禍福得失是非之際視死如生受辱如榮見其人矣趙州

一日見婆子問曰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

州云忽遇趙州時作麼生婆攔腮與趙州一掌

州休去竹林安和尚與衆沙童拔草童恚而密

訟曰老驢不放人閑謂師不聞也須臾草盈筐

童問安曰草傾置何處安曰置方丈中著童曰

要這作甚麼安曰要喂老驢童吐舌趙州與

文遠侍者行次州云這裏好置箇巡舖子者便

道邊立云把將公驗來州與一掌者云公驗分

清鑑錄

卷八

七

明過州一日上觸喚侍者者應諾州云東司頭
不可與汝說佛法也大慧杲常以諸佛菩薩
生驢馬教人看是甚麼道理諸錄中皆云趙州
侍者闍劣者得餅子喫或曰果子天童少此句
萬松若是侍者便道我今日定不得餅子喫
教趙州兩手分付趙州道我似一頭驢萬松道
是則便是似作什麼晋化一日喫生菜臨濟道
這漢却是一頭驢化便作驢鳴侍者作糞中蟲

餅子看看到口趙州輕用驅耕奪飢之機便問
你在裏頭作甚麼當時祇道待過餅子與和尚
州縱喫下却湏吐出却道在裏頭結夏比來闍
劣却成占勝餅到口邊被州奪却天童拈處以
劣為勝以低為高潯陽千鈔主未解夾著懸著
盤於空中偃卧閱之云老僧看讀則箇湏臾曰
我解也元來祇是箇爭先法二人闍劣如對著
正到雙闍二虎處趙州輕輕拈過眼蹉還奪手

中還識侍者麼一著不到處滿盤空用心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正是教壞人家

女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不湏入室便合罷泰患

盲者拈槌豎拂他又看不見耳聾在甚麼處患聾者語

言三昧他又聞不聞眼在甚麼處患瘖者教伊說又

說不得鼻不在甚麼處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

打云即時見効有僧請益雲門疑則別泰門云你禮拜著

具來不將坐僧禮拜放得下門以拄杖拄一點佛手散僧

退後頭輕眼明云汝不患盲即時平復復喚近前來剔耳

挑僧近前聰聞門云汝不患聾即時平復乃云會

麼暗抽橫骨僧云不會無礙辨才門云汝不患瘖即時平復

其僧於此有省幾險盲聾天童拈云雲門平

展已費錘刀這僧實酬却成奸詐且道悟在什麼處眼

口重新不救之疾病在膏盲難為針艾良醫拱手

師云玄沙這話如香嚴上樹底一般雲門發機

徑直勝虎頭雪竇百倍翠巖芝云早知燈是火

飯熟已多時萬松道甚處去來無盡燈錄玄沙
上堂示衆纔畢一僧出問三種病人和尚還許
商量也無沙云許且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便
出沙曰不是不是萬松道葫蘆裏藏蒸茄法眼
云我見羅漢和尚舉此話我便會三種病人萬
松道猶成剩法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
處一僧曰非唯謾他亦乃自謾萬松道却是我
謾你地巖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

萬松道著甚死急沙曰慚愧便歸方丈萬松道
今日遭人毒手天童向玄沙未示衆以前著眼
却於衆人拈提後舉覺即今萬松恁麼說諸人
恁麼聽彼此相見與玄沙示衆諸師著語天童
拈提豈不是平展實酬諸人為甚麼不悟師笑
云有甚心情馬打毬

舉僧辭大慈

未必離得

慈問向甚麼處去

果然不許僧

云江西去

相去不遠

慈云將老僧去得麼

拜辭僧

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

去寡宿孤辰

天童拈云大慈合併不著

舍弟江南

死這僧不如獨行

北家兄塞

也須是恁麼始得

一身猶

直饒大慈古佛也不柰這擔板漢何

絕嗣又

且道別有什麼長處

更泰三

師云衆中有一人少方便衆僧默擯之同叅勸

云一百人一百箇嫌汝僧曰汝祇道得九成同

叅曰何也僧曰一百人一百一箇嫌我同叅固

問何謂也僧曰我從來自嫌我萬松道到這裏

還容得伴黨麼縱容得伴黨却失了自己始得

昔二人防送一僧還鄉一人伴鎖一人持挺從

之二人素耽睡殆如死人夜宿邸中持挺者當

門夾道中卧伴鎖者夜深熟眠僧素滑稽斷鎖

而去復迴以佩刀剃其髮履夾道人啟關而去

既曉夾道者覺失曉忙呼伴者曰速起速起和

高在不伴忙中向曉窻見影手摩頭曰和尚即

在不見了我也諸仁者直須恁麼一迴始得所以
以天童道大慈合併不著不見有這僧這僧不
如獨行不見有大慈非但大慈古佛不柰這擔
板漢何這僧亦不柰板何到這裏始是好笑且
道笑箇什麼天童古佛貪尋這僧長處不見自
已短處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祇
太霜云我道遍所不曾藏佛手遮不得僧復問雪

峰

惱亂春風
幸未休

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希裏了
重漆

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人心似
等閑天童拈云石

霜雪峰相去多少湏問去
來人直是千里萬里之

聲毫若有人問長蘆遍界不曾藏意旨不可覆
車同轍

向道什麼處是石霜斫却月中桂
清光應更多

師云這僧發咫尺不覩之問正是普眼不見普

賢時節石霜答處元來却在普眼與這僧不見

處這僧心麓不薦愈尋愈遠轉問轉疑雪峰不

惜性命橫身為伊猶較天童十萬八千未是遠

還會麼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

舉三平頌云祇此見聞非見聞內不見更無

聲色可呈君外不見箇中若了全無事內外絕消

息體用何妨分不分把定放行皆由作者天童拈云正

相逢沒交涉相見不對面六戶不掩終日四

衢絕蹤無妨遍界是光明黑似通身無向背

天寬地窄機絲不掛梭頭事赤手空身文彩縱橫意自

殊千變萬化

師云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始見石鞏次蒙大

顛印蒞居三平開法韓愈泰大顛某公務事煩

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不顧公罔措時三平

為侍者乃敲禪床一下顛云作麼生平云先以

定動後以智拔公曰和尚門風高峻某却於侍

者處得箇入路以此觀之平為侍者時已有橫

身為人作畧後來昇座一道士出從東過西又

一僧從西過東平曰適來箇道士却有見處師
僧未在這士作禮曰謝師接引平便打僧作禮
曰乞師指示平亦打復謂衆曰此則公案作麼
生斷還有斷得麼三問無對平曰既無人斷得
老僧為你斷去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平示衆
偈頌二篇見在其一曰見聞知覺本非因當體
虛玄絕妄真見相不生癡愛業洞然全是釋迦
身又道祇此見聞非見聞三祖道眼若不睡諸

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與楞嚴見聞如幻
翳三界若空華相似更無聲色可呈君楞嚴又
道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所以道箇中若了
全無事楞嚴又道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
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恁麼觀來體用何妨分
不分萬松信手拈信心銘楞嚴偈開發此頌暗
合孫吳其他佛祖言教符會此頌者不可勝紀
天童正相逢沒交涉上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

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所以道六戶不掩四衢無
礙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所以道遍
界是光明通身無向背機緣不掛梭頭事文彩
縱橫意自殊一講師問平三乘十二分教某則
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平曰龜毛拂子兔角
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去也僧曰龜毛兔角豈
是有耶平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欲識天童未
後句麼將出龜毛拂子兔角拄杖來即向汝道

舉僧辭大随随問什麼處去

隨人脚跟轉

僧云峨

嵎禮普賢去

隨人脚跟轉

随豎起拂子云文殊普

賢祇在這裏

那裏有麼

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

打破

契頭又却不去也

随云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

賞罰分明

天童拈云識法者懼

拋向背後

欺敵者亡

盡裏

中擇乳

是賞是罰

湏是驚主

謾天童一點不得

師云益州大随法真禪師叅六十餘員善知識

嗣為山懶安一日僧辭随問何處去僧云峨嵎

禮普賢去據這僧大似箇南天台北五臺擔拄杖費草鞋所以大随恐著事相去以別傳之道示之遂堅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祇在這裏不意這僧不受賊誣便畫圓相拋向背後發足向峨嵋禮普賢底甚麼去也佛果道這僧是瀉仰下禪客畫圓相拋向背後且道是奇特不是奇特爭柰大随具頂門眼依前照破道侍者將一貼茶來與這僧萬松道別慶人事保福云若無後

語笑他衲僧萬松道蒼天蒼天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頭萬松道車不橫推理不曲斷五祖戒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萬松道拂子有甚過雪竇云殺人刀活人劒具眼底辨取萬松道和尚莫要茶貼麼瀉山秀云大随茶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得之者少矣這僧得之且有甚長遽然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萬松道請告免藥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山以

拄杖敲禪床三下僧云某甲粗知去處山擲下
拄杖僧無語山召侍者點茶來與這僧踏州縣
因天童見大隨舉拂子這僧拋圓相便道識法
者懼欺敵者亡且道這茶江茶洪茶是上品下
號不見道水中擇乳湏是鷺王

舉玄沙見鼓山來畫一圓相

便與

山云人人

出這箇不得

猶有這箇在

沙云情知你向驢胎馬

腹裏作活計

此是華報果在地獄

山云和尚又作麼生

打人還似契拳時

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

將為

山云

和尚怎麼却得某甲為什麼不得

果然

沙云

我得你不得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天童拈云玄沙大似

倚勢欺人

財高語忙

以強凌弱

勢難當行

盖他撥得轉

弄得出

信手拈來無不可者

兩箇一般為什麼道我得

你不得

夏雲峯勢聲

是真難掩是偽不昌

相似復非如

師云鼓山興聖國師諱神晏初叅雪峰峰識其
熟緣起身擲住曰是甚麼山釋然契悟亦忘其

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峰問子作何道理邪山
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深入撫而印之闕王仰
其道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創院請揚宗
致玄沙一日見鼓山來畫一圓相山云人人出
這箇不得古人畫圓相施設不同資福見陳操
尚書來便畫圓相福乃為仰下尊宿佛果喚作
境智接人操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何更
畫圓相福便掩却方丈門雪竇云陳操祇具一

隻眼故資福閉却門玄沙畫圓相祇要識得鼓
山他既是同叅不同陳操掣肘便道人人出這
箇不得沙以不外身心便下毒手道情知你向
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久經爐鞴慣受鉗鎚道
和尚又作麼生沙便收情却祇道人人出這箇
不得雪竇喚作互換機鋒谷泉大道來叅慈明
明曰片雲生谷口遊人何處來泉顧視左右曰
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這道泉作

虎聲明打一坐具泉推明就座明却作虎聲泉
呵呵大笑明揖曰且坐喫茶泉曰某叅七十餘
員善知識就中你有巴鼻萬松道來日請你毒
龍湫裏澡洗山見科差不均來肯偏屈道和尚
恁麼却得某甲為什麼不得萬松道祇要利他
自利沙云我得你不得萬松道不得謾人自謾
雪竇云祇管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萬松道
却墮驢胎馬腹中雲峰悅云道得道不得捻在

玄沙圈裏如今作麼生出得玄沙圈萬松道在
裏許即出天宮淨土時人愛去鼓山不愛驢胎
馬腹時人怕墮玄沙不怕所以降聲負氣惟俯
視橫行具師子王不欺之力還信天童保證處
麼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舉雪竇舉古德云

更有天童與萬松

眼裏著沙不得

祇是你

耳裏著水不得

祇是你

忽有箇漢信

得及把得住

却須

不受人瞞

了也

祖佛言教

是什麼熱枕鳴聲

剛要為松評唱

便請高掛鉢囊

折拄杖

更須還却

管取一員無事道人

事生也

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

將上

耳裏著得大海

水

匹下

一般漢受人商量

試看天童拈古

佛祖言教

如龍得水似虎靠山

錦上

添花

却須挑起鉢囊

橫擔拄杖

一回拈出

亦是一員無事道人

藝百

不妨復云怎麼也不得

坐時

然後沒交涉

一坑

三負無事道人中選

哩却

一人為

師萬沙彌童行

天童拈云坐斷乾坤

下放

一建立世界

提起一條

和光混俗

隨流

各有長處

頻稱三箇好

且道選那一人為師

東村李

薦

拈起拄杖云穿過了也

萬松若見折做兩截

師云雪竇天童萬松嘗謂如孔門游夏在吾法

中宗教之馬鳴龍樹也及乎拈此公案雖返三

隅猶欠一著不見藥山初叅石頭問三乘十二

分教粗知常聞曹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

明了伏望慈悲指示頭曰與麼也不得不與麼
也不得與麼不與麼捨不得汝如何會山佇思
頭曰子緣在江西速往矣山至江西拜起如前
問之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
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
眉瞬目者不是子意如何山於言下有省再拜
謝之祖曰子見何道理山曰某於石頭處如蚊
子上鍊牛祖曰子得之矣宜善保護石頭渾崙

無縫罅藥山蚊子上鍊牛江西雙放雙收藥山
言下大省雪竇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然後沒交涉萬松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正
好帝網交羅重重無盡投子脩顓禪師嗣圓照
大本住潁州薦福日歐陽文忠公因潁守道師
德業備饌延師遽問曰浮圖之教何為者師乃
款論指妙揮微優游於華嚴法界之都從容於
帝網明珠之內歐陽竦然曰吾初不知佛書其

妙至此公易簣之際召子弟誡之曰吾生平以
文章名當世力抵浮囿今此衰殘忽聞與義方
將研究命也柰何汝等勉旃無蹈後悔清涼觀
國師判禪門南北兩宗不出頓教為山一日索
門人呈語乃曰聲色外與吾相見仰山凡三度
呈語曰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像為曰此語正
也我是你不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却問為山其
精神昏昧有拙祇對未審和尚於百丈師翁處

作麼生呈語為曰戒於百丈先師處呈語如百
千明鏡鑑像光影相照塵塵刹刹各不相借仰
山於是禮謝這箇喚作頓教得麼喚作恁麼不
恁麼搃不得然後沒交涉得麼雖然更須知有
遮照同時遮照不立然後同時即不立不立即
同時放收諸門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直饒黃
蘗行道於威音王以前猶是王老師兒孫更選
何人為師烏龜稽首須彌柱

舉洞山問密師伯作什麼惟你問遲也密云把針

好與一割山云把針事作麼生穿過了也密云針針相

似幾乎差山云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俗氣也未

盡密云長老又作麼生看錮鏹山云大地火

發照顧天童拈云大地火發更添一把間不容髮

東裏洞赤南海崑崙于他甚事天寒不韞赤脚過祖祖

相傳不知有甚一頭搥滿面風埃師云爇頭在甘贄家過夏一日把針次贄自田

中迴豁前挂鋤亞身立豁以針作割勢贄急入

家著衣欲拜謝行姿問有何事贄曰不得說婆

曰且要大家知贄舉前話婆失聲曰此話三十

年後須知一迴飲水一迴著噎女子聞舉乃曰

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上座一針頭上割却麼

萬松道此針頭上雖小利害極寬教中說無色

界天百千萬億針鋒上立不相障礙智覺壽云

如針鋒上無邊身菩薩似藕絲懸須彌之山唯

歎希奇固知所措密師伯道針針相似也好箇
消息徃徃作明明不昧了了常知不然道念念
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分別直得頭頭上顯
物物上明念念無差心心無間也祇是一機一
境昭昭靈靈邊事爭似洞山大地火發般若如
大火聚四面不可入如大末蟲處處能棲唯不
能泊火焰之上天童道間不容髮猶可卜度南
海崑崙天寒不韞湏是撥白露淨脫灑漢始會

這話這裏著得洞山密老甘費囀頭天童萬松

麼所以道祖祖相傳一頭搥擗忽有箇本色行
脚衲僧來泰向道拈却漁山笠來與子相見

舉陳操尚書與衆官樓上遙見數僧從遠來

今日便官云數員禪客也不得陳云不是也

草得草官云焉知不是隔窓陳云待與驗過破

了僧至樓下刺頭入陳云大德賊打不僧舉

首鼻孔在列陳云不信道不是總是倚官罔

人手裏
官接勢

措一狀天童拈云陳尚書當面白拈慣得瞞其便

長蘆一點不得管是普州人

師云睦州太守亦嘗任宣州陳操尚書與睦州同姓仍嗣睦州騰躍叢林勘辯衲子諸方患之唯見雲門納敗跪伏門嘗曰十經五論師僧三二十年尚不柰何尚書爭得會張無盡非兜率悅東林捻莫能開發蘓東坡非佛印元佛慧泉莫能抗論所以道張無盡未免換行奪市真如

詰祇能借水獻花看他陳操尚書名滿巨鎮現宰官身公幹之餘不忘佛事客官祇隨人上下衆僧空穿短卷長街忙裏偷閑被人拈却鼻孔陳操不唯傍行皇化兼秉佛祖權衡掣電光中不容擬議尚書既鬼市裏賣瘦天童便賊手裏作賊諸仁者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逐無窮

舉雪峰在洞山作典座分明供養心一日淘米次

童行不得氣力山間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弄隙峰云

砂米一時去唯嫌山云大衆吃箇什麼托和尚法

痴峰便覆却盆撒常住山云子他後別見人

去在從苗天童拈云雪峰祇管步步登高解

從空不覺草鞋跟斷任誰接若也正偏宛轉

孫輪敲唱俱行雙翼自是言氣相合鳳舞父

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峰意在什麼

處好意問萬里無雲天有過下不碧潭似鏡

月難來生怕死水

師云青華嚴拈此話云洞山怎麼道是甚道理

雖然一色乾坤爭柰山高水濶所以野人云功

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乃代云淘砂

去米淘米去砂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大衆

喫箇什麼金鳳採香銜不盡玉雛食盡葉長新

萬松道青華嚴雖然答盡深深意爭柰投機句

未親忽有人問萬松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

詩經
卷一
祇向道滌盡塵砂不遺顆粒大衆喫箇什麼向
道粥將木杓留飯用筴籬撈雪峰全機大用投
子說妙談玄行令底祇知盡法不管無民談玄
底祇解敲唱俱行未得應時納祐萬松不能天
水合同秋要且不壞世間相何也厨中典座窮
精細且作長行粥飯僧

舉僧問芭蕉有一人不捨生死太短不證涅槃太長師還提携也無彼自無蕉云山僧粗識

好惡

勿傷之也

天童拈云芭蕉雖然識好惡

平一服

散且不能牽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

醫病不得害命

不如今若有人問長蘆便和聲打一見効服為什

麼如此我從來不識好惡

當爐避火

師云郢州芭蕉五世徹禪師嗣芭蕉慧清清嗣
南塔光湧湧嗣仰山徹乃瀉山五世孫也師於
宗門大有拈提具在燈錄一日僧問有一人不
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蕉云山僧粗

識好惡這僧飽看教乘兼通禪理拈出箇無孔
鐵鎚咬嚼無處下口拈掇無處下手定當芭蕉
芭蕉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向線道難分處不
可妄生穿鑿道老僧粗識好惡雖不犯手傷鋒
要且無為人手段神清有言曰可救而不救是
謂不仁不可救而不救可謂不仁手雖然有救
人成患害不救却慈悲芭蕉有之天童善用驅
耕奪飢手段道這僧終問便和聲打道我從來

不識好惡還見二老為人處麼李陵持漢節潘
閻倒騎驢

舉大慈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但非

口言而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多虛不洞

山云說取行不得底還行取說不得底有

足麼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踏破說時無行路橫

字不行不說時不妨合行什麼路不是山東

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真不掩偽行說

俱到則本分事無曲不天童拈云絕是非言

天下無沒蹤跡行滿天下無惡惡相逢不識面見則無口

無識面不相逢暗則能說尊宿各有長處誰肯賣苦

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甚底不得道脚跟下

無五色線那裏不要行便行舉步要說便說

開口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是必早回

程天童云步了也如何是要說便說留取天

童云阿錯丁

名言

師云鳳翔府石柱禪師始遊方至洞山遇青林

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

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

說不得行不得那箇是其人柱出衆曰一人

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

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

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

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洞上語言似存知解不

落今時大慈示衆恐人唯尚空言不務實行高麗僧統義天曰古之所謂禪者藉教習禪者也今之所謂禪者離教而說禪者也萬松道禪果可說可行乎大慈可謂入草求人真大慈也洞山道說取行不得底雲居道說時無行路青林道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石柱云祇是無舌不許行僧問雲蓋本說不得作麼生行本云踏着舌頭洞山云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

無說路青林云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石柱道祇是無足不許說僧問雲蓋本行不得底作麼生說本云脚下著口雲居道不行不說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青林云一人說不得行不得石柱云如斷命求活洛浦云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青林云一人說得行得石柱云祇是函蓋相稱這般說話喚作金針雙鎖玉線貫通圓鑑喚作妙叶蕪洞上

喚作唱玄路便見大慈示衆犯風烟露鋒骨雖
然雲蓋本嗣白雲端解道脚下着口踏著舌頭
晦堂嗣先佛覺道脚跟下踏著三寸舌行說俱
到萬松將諸家說底公案一類相從互為指註
令人易解也不似天童分明拈出無舌人說底
玄談無足人行底玄路天童不行玄不說妙牙
不瀝水足不沾塵信步行時無遠近開懷說處
不限防

舉水潦和尚問馬大師如何是佛法大意

馬祖

脚不

馬祖與一踏倒

何不問

水潦豁然大悟

因不

由不起

來呵呵大咲

謝他不啼哭

云百千法門無量

妙義

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

猶成

天童

拈云

馬大師不合放過

天童更大

待伊起來恁

來

麼道

劈口便與

但問祇這一毫從什麼處得來

更

待伊起來恁

來

和尚脚

待伊凝議更與一踏

把火

師云洪州水潦和尚亡其名初叅馬師因踏而

來

悟出世後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而今
笑不休上堂曰若說一法則十方諸佛收一法
中百千妙門一一毛頭上千聖同轉決定不別
此皆一踏上薦得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祇向一
毛頭上識得根源去梵網經云心地法門如毛
頭許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
諸佛子之根本雪竇道古今何人知此情一毛
師子衆毛畢所以道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

地收智覺禪師道如一滴之水與渤澥之潤性
無差若芥孔之空等太虛之容納非別雖是重
言不當吃一迴拈出一迴新所以天童踏了更
踏趙州一日於僧堂前問南泉異則不問如何
是類泉以手托地州以脚踏倒却歸涅槃堂叫
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什麼州云悔不更與兩
踏所以天童道馬祖當時不合放過為他猶有
一毫頭命根不斷在還會天童道待伊擬議更

詩經

卷一

卷一

與一踏底意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舉古德云長者長法身

按山高低

短者短法身

拄杖長拂子短

天童拈云且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

法身

虛空無面目不用巧粧眉

良久云

十字打開

還會麼

兩手分付

不可續覓截鶴夷嶽盈壑去也時

鉢不得道不

師云教中道無邊身菩薩窮上界而有餘劬尸

羅長者觀三尺而無盡萬松道釋迦老子能為

下劣忍於斯事老人大舞罐灯戲見人道長

也長也便長見人道短也短也便短祇如清淨

法身還有長短也無若無古德為甚道長者長

法身短者短法身不見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此頌兩聯大似前言不副

後語殊不知鉤鎖連環血脉不斷楞嚴經道舜

若多神無身覺觸舜若西音此云虛空天童道

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他祇知佛真法身猶

若虛空忘却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還知天童不

詩益金

卷下

可續截夷盈處麼随分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
露堂堂

舉布袋和尚頌云彌勒真彌勒天童著語云

撥破面門

語作兩振

分身千百億天童著語云築

著鼻孔

煉成塊

時時示時人天童著語云高著

眼

且莫撒砂

時人皆不識天童著語云當面諱却

許你親見天童復拈云

憨皮袋攔街截巷

錯認糾索直

是無迴避處

撞著駕頭

還辯得麼

和尚是

腦後見

腮莫與往來

識人多者是許多

師云善財開樓閣門見遍法界皆是彌勒而今

樓閣門開也諸人還見麼若更道不見你指出

箇不是底來五祖演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

勒無事街頭立被人喚作賊晉陽賈文振誦王

梵志詩云我若有錢時更肥更能白無事街頭

立人要請做客我要借十文忙言與一百我若

無錢時更瘦更能黑無事街頭立被人喚作賊

清益錄

卷下

七

請益錄
我。要。借。十。文。一。文。借。不。得。此。二。詩。證。之。前。頌。漱。
諷。諸。人。不。為。不。切。矣。湛。然。居。士。著。辯。邪。論。以。辯。
糠。麿。之。祖。劉。紙。衣。自。稱。彌。勒。下。生。廣。引。上。生。下。
生。二。經。以。佛。言。為。定。量。經。云。却。後。五。十。六。億。萬。
歲。爾。乃。下。生。糠。麿。下。生。何。太。早。乎。謂。傳。大。士。慙。
皮。袋。亦。不。當。為。彌。勒。化。身。答。曰。傳。大。士。造。像。寫。
經。不。可。勝。數。糠。麿。大。毀。經。像。慙。皮。袋。剃。髮。披。緇。
飲。啖。無。擇。糠。麿。垂。髮。白。衣。米。亦。不。食。若。例。二。大。

士。甚。不。類。也。方。當。下。無。間。地。獄。盡。轉。徙。他。方。獄。
中。當。來。彌。勒。下。生。時。名。亦。不。聞。輒。敢。竊。比。於。我。
聖。流。因。辯。於。此。學。者。應。知。洞。山。謂。雲。居。曰。昔。南。
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甚。麼。時。下。生。僧。
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居。隨。舉。便。問。曰。祇。如。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直。得。禪。床。震。動。乃。
曰。應。闍。黎。青。州。和。尚。道。二。十。年。雲。山。坐。斷。衲。帔。

詩金

卷下

七

塵生一句子針芥相投禪床震動萬松道洞山
家風嚴密不通風天童便道慙皮袋攔街截巷
迴避不及還與洞山相違也無萬松道天童有
後手何也不見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看你分纔有

語言是揀擇是閑却又老僧不在明白裏

賊見膽底是汝還護惜也無映山曲時有僧問

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就身打劫快便難逢

州云我亦不知持齋僧云既不知為什麼道

不在明白裏擎鉢搭細州云問事只得禮拜

了退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天童拈云這僧也如切如磋

不能見機而變死蛇頭趙州也如琢如磨

幾乎事不解交三十六計衆中祇管道退身

有分祇見雞頭利殊不知盡力提持不見鑿頭方還休

悉得麼我亦不知焦覲打著連底凍直至而今

師云三祖信心銘破題兩句定當殺天下衲子

龍溪錄

卷下

七

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叅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
隱居投子凡去住持袈裟裏草鞋與經文僧問
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裟裏草鞋僧云未審
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萬松嘗教人看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誰教你揀擇僧云三祖道但
不憎愛洞然明白却道唯嫌揀擇三祖當時下

箇嫌字自憎愛了也萬松道許上座眼明如何
免得憎愛僧叅久不見就萬松請益萬松道上
座汝絕擬免時早揀擇憎愛了也僧云恁麼則
放下免心洞然明白也萬松道汝嫌免心愛明
白展轉揀擇憎愛了也僧禮不已云乞師指示
萬松道諸方到此正是棒喝時箇萬松即不然
僧云未審尊意如何萬松道揀擇妨甚事你免
他作麼僧禮謝云元來却在這裏磁州初祖云

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祇見線這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云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枕頭。方就枕時。驀頭一箇曰元來。祇在這裏。萬松道。汝但河裏失錢。河裏漉不可離了。揀擇憎愛。別有洞然明白。也有底道。至道最難。須要揀擇。若不憎愛。爭得明白。這箇却是揀擇。不揀擇。憎愛不憎愛。於諸法

中不生二解。底人所以趙州道。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趙州亦不避語言。亦不避揀擇。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到這裏。獨醒底直須。哺其醕而啜其醕。獨清底也。須揚其波而鼓其浪。擘開面皮。憎愛揀擇。一迴却與三祖相見。這僧道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却到如來喫粥處。州云。我亦不知這老漢。剩忙百鬧。半路抽身。這僧忙赶云。既不知為什麼。道不

在明白裏萬松道且道在那裏大小趙州尚
自不知拶到轉身不得處便拈向一邊道問事
即得禮拜了退未後打箇乾出身這裏還有揀
擇憎愛麼他道老僧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
什麼處旦遇這僧與趙州切瑳琢磨變態殺訛
赶賊不得赶上罵人不得罵著皆云良賈深藏
正是分明拈出還識趙州與這僧麼文殊大設
無遮會摩詰牢關不二門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

今日正逢
著太白星

了即毛端吞

巨海

不須始知
咬嚼大地

一微塵作麼生

多已太
生陵

云和尚問誰

新生續見
不怕虎

州云問長老

云何不領話

擦蜂
剔竭

州云我不領話你不領話

誣人之罪
以罪加之

天童拈云睦州武陵捻道不領話

幾乎
忘却

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却手橈

隔壁過狀
打草驚蛇

乃豎起拂子云看

何不
領話

師云武陵長老未詳法嗣無盡燈作茂陵睦州

老漢尋常辛辛棘棘嚙嚙問武陵長老了
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此語
本出丹霞孤寂吟睦州既探竿在手武陵亦影
草隨身道和尚問誰睦州以平展誰與你干戈
相待道問長老武陵也好當面與一錘道和尚
何不領話殊不知自己脚跟下蹉過多時所以
睦州道你不領話我不領話雖如倚勢欺人爭
柰理無曲斷天童拈處指桑罵榆近日不領話

者轉多天童却放伊不過道其間有貪觀白浪
失却手橈豈止睦州武陵分上遂堅起拂子云
看這迴推與阿誰具眼者辯取

舉南泉因至莊

山裏師子村裏弄

偶莊主預脩迎奉

不妨

泉云老僧

比皆和尚道力所致

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夙排

辦至於如此

比皆和尚道力所致

主云昨夜土地神報

咄這

侍者便問

既是大善知識為甚却被鬼

神覷見

今日賈人點檢

泉云土地前更添一分供養

著

果報靈通
究竟常樂

天童拈云長蘆則不然

別是一尊土地

若見這莊主恁麼道便與捉住云放你不得

不奈何
打破肩肘何故如此

官人打
見在

不見道來說是

非者便是是非人

并賊
捉獲

師云叢林傳悟本住洞山二十年土地神不識
神白主事如何得識和尚一面主事云和尚齋
堂上受食時汝與覆却飯檻和尚失聲忽能見
之次日神覆飯檻師失聲曰可惜常住物神方

識師一面昔監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

使來追僧曰某甲身充主事未暇脩行乞容七

日得不使曰待為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

更便至言乞不見至七日後復來竟覓其僧了

不可得後有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

他去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萬松道謾這老鬼

不得南泉莊頭神報主事預備迎奉豈免遭人

點檢雲居錫見南泉道土地前更下一分供養

誓徵云是賞伊是罰伊祇如土地前見者是南
泉不是南泉萬松道真錯認違觀云南泉被這
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萬松道瞎驢趁
火隊真宗時真州長蘆登和尚數年鼎新起就
長蘆寺一夜夢有神人來乞為土地登曰你做
我土地不得神曰何故登曰你見我僧家過或
起瞋神曰某有長誓遂下一臂呈登登曰若如
是則可遂與建祠堂追塑土地一臂墮落屢脩

復爾方知願力之重也有僧問長蘆登不唯鬼
觀見他亦觀見鬼又作麼生萬松道三入日念
誦天童拈云若見莊主恁麼道便與捉住云放
你不得何故如此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
非人萬松道天童雖解捉鬼賣未免莊頭鬼亂
萬松即不然若見莊主道昨夜土地報便與彈
指三下云噏度嚕度嚕地尾娑訶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有尾無頭

雖飽為什麼不得他衣鉢不得封侯山云直

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有頭無尾終是

不且道什麼人合得金香爐下僧下九十六

轉語不契呖盡生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

不受設使受下向山深宵之一且信雪竇云他

既不受是眼了也將來必應是瞎怡與雪天

童枯云長蘆則不然隻眼一直須將來岩前

慢若不將來爭知不受知春直須不受中家

一無一若不爭免將來來者不將來底必

應是眼了也不受底真箇是瞎却與天還會

麼問取照盡體無依踏破澄通身合大道開

碧落

師云無盡燈錄云僧問洞山時時動拂拭為什

麼不得鉢袋子山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亦未

得他鉢袋子僧曰未審什麼人合得山曰不入

門者僧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不山曰雖然如

是不得不與他復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不合
得他鉢袋子且道什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
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一上座下九十六轉並
不契意末後一轉始可山意山曰闍黎何不早
與麼道一僧聞請上座舉一遍上座終不為舉
僧乃執事三年上座亦不肯舉一日忽不安其
僧自念三年求舉不蒙慈悲善取不如惡取遂
持刀向前曰若不舉即殺上座去也座悚然曰

且待為闍黎舉乃曰直饒將來他亦不要其僧
禮謝悔過天童畧云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為什麼不得他衣鉢雒陽天宮寺神秀國師謚
號大通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有公伯之氣稔聆
黃梅道勝而往見共以坐默體道為務忻然謂
真吾所依也誓以樵汲備衆如是六載祖每潛
歎曰東山法門在其此人矣師一日涕泗辭祖
創荆門王泉蘭若卜將老焉會東山圓寂復徙

江陵當陽山學者鍾湊久視元年天后詔之肩輿上殿遂推為兩京法主凡歷三帝皆師禮之神龍二年丙午二月二十八日泊然而逝神龍元年新譚楞嚴闕於宮禁國師堅請私錄密傳館陶慧震經今大行師之力也國師報齡一百有七當塋舊山天子送至午橋而決王公大臣至伊水而別卒哭設大會於龍華寺飯緇白八千人度僧二七員二祥於西明辦事如前會萬

迴法雲公乞施後宮手舉珍異以脩其供燕公張說報師資禮門人普寂義福並為朝野所重如圭峰承襲圖曰普寂化緣轉盛法嗣者三十人如南嶽懶瓚嵩山一行終南惟政三峯道樹皆凡聖不測如義福者初叅大通通與語乃稱濕土近水乾木易然萬迴法雲公執福手叮嚀曰深入妙覺廣度衆生當勉梅福住終南二十餘載一日竹栢蘭茝茂然分錯忽有老翁風骨

殊俗髣髴髮皓然拜首曰弟子內谷神也竊恐和尚他適終棄此山故再請乃滅未幾京城僧衆請於其年五月止大慈恩寺千官車馬四部駢羅復被詔歸伊雒如魯寂之子南嶽懶瓚德宗遣詔對宣使不暇拭涕如一行禪師天文大衍世所共知一日見寂炷香作禮絕躬附耳密言寂曰是是無不可者如是致禮者三退入南房闔戶而滅寂令扣鍾云一行滅矣視之果然河

南尹裴寬親見其事服衰崔經述徒步送喪終

南惟政文宗嗜蛤蜊御饌有擘不張者焚香禱

之忽開現觀音像具體妙麗詔政問之政舉經

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

上曰菩薩身已現且不聞說法政曰陛下信此

事為奇特不上曰希有之事朕深信之政曰菩

薩為陛下說法竟上感政言勅令天下設觀音

像三峰道樹山神化為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

異於言笑外，變作四聖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發聲響，皆大眾不能測。猶此涉十年寂無聲影，告衆曰：山神作多色伎倆，眩惑吾曹，祇消老僧箇不聞。不見伊伎倆已窮，吾不聞不見，無盡萬松具錄大通門下師勝資強主峯，抑為息妄脩心宗。又云：就法有不變，隨緣二義。就人有頓悟漸脩兩門二義。顯則知一藏經論之旨歸，兩門開則見一切賢聖之軌轍。達磨深意實在斯焉。頓

悟喻者，如人夢被枷鎖，覺時還須脫枷鎖乎。所以六祖道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此洞山若處漸脩喻者，如水結冰，失灌溉洗濯之用，火日銷鎔，始還全用。所以大通道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若就鏡喻之大鑑，如鏡本明，本淨，大通如昏垢，須磨以冰夢二喻。夢則悟不假脩，冰則須銷得用。且教中有本性淨，有離垢淨，有如理智，有如量智，有即相解，有離相解，有真空有妙

言益金
有有第一義諦有世俗諦乃至理事性相權實
頓漸偏圓遮照存泯君臣父子配屬兩宗皎然
可見此雖涉情解具擇法眼者不可不知宗鏡
錄云入吾宗者先須知有然後保任又頭尾須
得相稱不可理行有闕心口相違若入宗鏡理
行俱圓據宗鏡斷大鑑祇具一隻眼大通雙眼
圓明何者大鑑具理而無行謂本來常淨不假
拂塵大通已悟須脩拂塵鏡朗所以道正雖正

却偏偏雖偏却圓非久泰洞上之宗者未可與
語萬松嘗向人道波必有水水或無波性海無
風心波自湧二利妙門無出於此圭峰答溫慥
尚書問曰真理雖然穎達此情難以卒除如風
頓止波浪暫停豈可一身所脩便同佛用但可
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真知為自心勿認
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
不能繫黃龍晦堂答韓宗古侍郎問曰然心外

無刺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為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邪覺範判曰二老今古之宗師也其隨宜方

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然圭峯所荅之詞正韓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失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晦堂所得多矣萬松道到這裏返觀大鑑祇具一隻眼元來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又喚作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亦名頂門具金剛眼大通雙眼圓明似鋸解秤鎚擘破虛空相似大通且置於大鑑眼上萬松道箇瞎又作麼生雪竇拈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

祖師衣鉢磨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
大庾嶺頭一箇是提不起設使蓋國人來且款
款將去萬松道祖師衣鉢百雜碎也雪竇道他
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天童道將來必應
是眼不受底真箇是瞎萬松道瞎底雙眼圓明
具眼底祇見一半不逢瞎漢終難辯明畢竟事
作麼生折合山遠路長休點火大家吹煞暗中
行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下卷終
請益錄下卷音義

蕪

胡斬切 豆半生也

嚏

噴上所甲切下並寸切鼓鼻也

檢

評中為檢

躅

池

錄切 余受切

藁

稗草

讚

言譚美兒

慵

是容切

戲

側

加援兩元切

憾

胡甘切 恨也

畜

音止也

撼

沙獲切 拂也

又

稍

一也又楚引也

斗

音科 綽七肖切

縛

居也

濩

落上胡郭切

又

子

吾有三石大

整

居也

說

鰲盧古切

大

舩切

也

雪

大洽切 水出吳吳又縣名

鉗

徒鵲切

翁

半声 烏橫切

也

也

也

諸葛

卷

七

撼

胡感切

殆

音大

贅

脂利

撼

打也

合切

擣

先蓋

破

蓋

聲也

音

殆

以深

贅

牛列

迨

徒改切

及也

稔

如枕切

年一

熟

香

改

也

聆

耳听也

佑

禹救

切

食注

周禮

曰王

以

菹

切

齒

改

香

熟

章

唯音

造

七到切

溫

禮注

守

兒

名

洛

實言

行相

應之

兒

兒

兒

兒



上
四十九